

東陸大學叢書之三

讀淮南子

改造特別號

單紹楨

雲南

讀淮南子

盧錫炆

目錄

第一編 序論

第一章 淮南子略傳

第二章 淮南子學術之淵源

第三章 淮南子哲學之根本思想

第二編 本論

第一章 政治思想

第一節 無治主義

第二節 法治主義

第三節 人治主義——德治或禮治主義——

第四節 改進主義

第五節 足 民

第六節 用 兵

第二章 人生哲學

第一節 唯心論

第二節 死生論

第三節 禍福論

第四節 是非論

第五節 毀譽論

第三章 倫理學

第一節 攝生

第二節 立身

第三節 處世

第四節 恕

第四章 教育哲學

第五章 宇宙論

第六章 結論

讀淮南子

第一編 序論

第一章 淮南子略傳

淮南子名安，厲王長之子，高帝之孫也。文帝六年，厲王反，旋對平，放逐死，帝憐之。八年，分封厲王諸子；安封阜陵，稱阜陵侯。十六年，封淮南王。王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聘；亦欲以行陰德，附循百姓，流名天下，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漢書》漢志雜家曰：「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今所傳者僅內二十一篇，號曰鴻烈。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虛守靜，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誠眇義之淵叢，嘉言之



林府：蓋折衷周秦諸子，而「棄其畛繫，斟其淑靜，非循一途之路，守一隅之旨者也。」時武帝具好藝文，安善文辭，帝嘗使爲離騷傳，朝受詔而夕成，帝甚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初安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田蚡，蚡言帝尙無太子，一旦宮車晏駕，安以高皇帝孫當立。●王躡，與門下客蘇飛伍被等陰謀反，整膳甲兵，後事洩，自殺。

盧錫樞曰：淮南以帝室貴胄，觀其書，仰慕其人；乃挾邪僻之舉，謀爲叛逆，父子兄弟，各不終其身。（弟衡山王賜，亦以謀叛事發自剗，事見史記，前漢書。）豈天性使然耶？假安能實體老子清淨無爲，不爭不先之旨；又何致身名俱裂乎。漢書謂安嘗招致數千賓客有志之士，共道講習，集萃擷華，以成此書；蓋非出自安一人手也。

第二章 淮南子學術之淵源

淮南子生際漢初，百家之風未衰；其學說源於周秦諸子，要略訓曰：

「棄其畛絜，斟其淑靜，…非循一途之路，守一隅之旨。」

自淮南出，古代之思想，告一結束。溯其源，略有四端：（一）源於儒家。（二）源於法家。（三）源於墨家。（四）源於道家。

（一）源於儒家 儒家重人治，以爲聖君賢相在上，則天下治：「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中庸）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

待其人而後行。（中庸）

此皆人治之說。淮南本其旨，亦曰：

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

又曰：

古時聖人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餘，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怨，死者不憾，天下和洽，人得其願。

夫如何而能致是？曰以禮，以德。淮南子曰：

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惟心行者乎。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

又曰：

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盜心哉！

（二）源於法家 淮南子曰：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

又曰：

今乎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爲秦楚變節，不爲胡越改

容●

此皆言法治之美，純乎本於法家也●

(三) 源於墨家 墨子善言名學，小取一篇，頗爲精到●淮南子生

墨子後，其學有得於墨者……

小馬大目，不可謂大馬●大馬之目眇，可謂之眇馬●物固有

似然而似不然者●說山訓

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說

林訓

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說山訓

玩其辭句之嚴整，步湊之妥貼，無懈可擊；蓋得力於墨者也。

(四)源於道家 淮南子學術源於儒法墨三家者，遠不及道家之深

●高誘謂：「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虛守靜。」要略訓亦曰：

考驗乎老莊之術●

道應一篇，幾全係註釋老子●梁任公謂其書爲道家言之淵府，信哉●

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

口爽傷●

係脫胎於老子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其他例證甚多，不必枚舉●

第三章 淮南子哲學之根本思想

吾人欲知淮南子哲學之根本思想，須先明其所處之時勢。漢承戰國秦楚兵戈擾攘之餘，民困於峻法，君逾乎禮義。且是時天下大定，高祖慘戮功臣，厲王又死於雍上，諸侯惶懼；安遠懲戰國暴秦之亂，迫感漢家法治之酷，慨儒法之陵替也；乃倡道家「自然」「無爲」之旨，今分論之……

(一) 論道 道家以自然界理法爲萬能，以道爲先天的存在，且一成不變，(梁任公語)故老子曰：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又說道之所由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淮南子所謂道，與老莊同。蓋無始無終，能主萬物，而萬物又由之以變化消長；其論道之體曰：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拆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稟授無形，源流泉淖，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濁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舒之悒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紘宇宙而章三光；甚淖而歌，甚纖而微，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歷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

又曰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圓乎規，方乎矩

，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礙。繆稱訓

彼宗以爲世間萬物，無不從道而生，復歸于道；乃論萬物所由發生

曰：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窈窈冥冥，芒艾漠閔，瀕濛鴻

洞，莫知其門；有二神混生，（陰陽二者）經天營地，孔乎

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於是乃別爲陰陽，離爲

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煩氣爲虫，精氣爲人。是故精

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

反其根，我尙何存。精神訓

夫道既先天地生，而生萬物；則道之用，直羅萬有而支配之。故曰：

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章四時而調五行，煦喻覆育，萬物羣生，潤於草木，浸於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翼奮也，角牾生也，獸胎不曠，鳥卵不癯，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嫜，虹蜺不出，賊星不行，舍往

之所致也●原道訓

(二) 自然 道家以宇宙爲自然混成，再加人工，即是加以毀壞，故老子曰：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淮南子亦曰：

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原道訓

宇宙既不可加以人工，則貴順其自然；道家認自然爲絕對美，絕對善

，故淮南子曰：

天下之事不可爲也，因其自然而推之。原道訓

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

蓋世間萬事，順自然則理，何貴乎人爲，故曰：

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原道訓

又曰：

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故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國；惟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應者，爲能有之。

(三) 無欲 道家以人之不能歸於自然，由於物欲蔽之，故老子以爲：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救之之法，惟有：

「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常使民無知無欲。」

淮南子宗道家，具論欲之害曰：

夫人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捐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爲天下

笑，未嘗爲非欲也。●精神訓

又曰：

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故日月
欲明，浮雲蔽之；河水欲清，沙壤穢之；人性欲平，嗜欲害
之。

觀上言則帝王多欲，足以傾社稷；常人多欲，足以失性靈；蓋物欲誘於外，則智慧不生，而莫明事之利害得失矣。

『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淫蕩而不休矣；血氣淫蕩而不休，則精神馳聘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聘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

，無由識之矣。』精神訓

夫欲之害至于昧禍福，然則如何可以無欲？淮南子以爲安分即可以無欲。故曰：

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詮言訓

又曰：

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詮言訓

此種無欲主義，將人類創造之能力，剝奪幾淨矣！生活之意味，鄙斥無遺矣！噫，淮南子豈真無欲耶？特其欲，超乎物質，而為精神上之快樂耳。故曰：

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生死之分則壽

矣 ● 繆稱訓

看他於富貴生死，全不屑意；要在撇棄卑下之物質文化，而追尋高尚之精神文化。教人離開外生活，以完成其內生活。故曰：

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 ●

又曰：

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懈矣

●精神訓

此種高尙的精神文化，爲道家之最大特色；人類之自由意志，雖不能說萬能；然其力之偉大，實不可思議。自己欲作何種生活，亦可憑其意力，以達最高限度，道家觀察人生之出發點，謂：

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莊子）

淮南子亦曰：

嗜欲者，性之累也。

老子以爲救治之法。

『去甚，去奢，去泰。』

又曰：

『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

淮南子亦曰：

「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原道訓

老子理想之人生，則：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

以爲果能如此，則：

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淮南子亦曰：

兼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爲之者誰何。是故生無號，死無諡，實不聚而名不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讓。

又曰：

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

此種精神生活，不以生活爲達任何目的之手段；生活即是目的，爲生活而生活，一切皆「無所爲而爲」；「雖非盡人可能，然智慧愈多者，其可能性愈大，則章章也。」夫天下之大患，在有智慧之人，耽溺於私欲，日出其智慧，以擴張其貪饕之欲；於是所產生劣等文化愈豐，而毒害社會亦愈甚；道家以爲欲救此弊，首在寡欲。淮南子際漢之初葉，慨夫七國之擾攘，楚漢之分爭，諸侯之悖叛，皆多欲之害。故其哲學之根本思想，首在「無欲」，「其次」無爲，「皆根於「道」與「自然」之觀念也。」

（四）無爲 老子將天道看作「無爲而無不爲」，「以天地萬物，均有獨立不變，周行不殆之理，無須神道之主宰，人力之安排，故曰：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渾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漏。

此言『自然法』之森嚴，『人爲』之無益。又曰：

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作者，希有不傷其手者矣。

此言一切事無須社會與政府之干涉，天道（即司殺者）自會處置，若用人力行賞罰，即是代司殺者殺，其結果未有不壞者。淮南子深明斯義，亦曰：

以弗治治之。主術訓

又曰：

漠然無爲而無不爲。原道訓

要之淮南推尊老莊，因襲故說；其哲學之根本思想，多本道家，於思想史上，無大價值也。

第二編 本論

第一章 政治思想

第一節 無治主義

凡哲學思想，多生於當時政治狀況所起之反動。漢承戰國秦楚大亂之餘，行干涉政策。淮南以爲天地間之事物，均須任其自然，政治亦如之。故曰：

至人之治也，心與神交，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
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爲而天下自和，澹然
無欲而民自樸。無機祥而民不失，不忿爭而養作。兼包海內

，澤及後世，不知爲之者誰何。

蓋順其自然之性，則天下可無爲而治，無爲與有爲，絕對相反：

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者；用己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爲。是有爲者，背自然之謂也。●淮南子目覩：

末世之政，上好取而無量，下貪狠而無讓，民貧苦而忿爭，事宜勞而無功；智作萌興，盜賊滋章，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執政有司，不務反道，矯拂其本，而事修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

此種「有爲」政治。其害甚大：

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

淮南子以爲不應以干涉政策，苛虐人民；一加干涉，則民不寧。故曰：

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
美者也，皆衰世之道也。●汜論訓

此與老子「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之意相同。淮南子絕對崇尚「無爲，其言曰：

「以弗治治之。」主術訓

「太上神化」主術訓

「人無爲則治，有爲則傷。」

「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澹，不施而仁，不費而信，

不求而得，不爲而成；塊然保真，抱德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繆福訓

淮南子之「無爲」，與老子之「無爲」異，老子曰：

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又曰：

治大國若烹小鮮。

蓋老子之「無爲」，純乎放任者也。淮南子之「無爲」，非「無爲」也，——至爲不爲——特不爲己爲耳。修務訓曰：

或曰：「無爲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在，如此者乃得道之像。」吾以爲不然。嘗試問之矣：若夫

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爲明矣。（言不得無爲也）……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爲民興利除害而不懈；奉一爵酒不知於色，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又況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亦遠也。……是故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爲治水解禱，以身爲治。）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爲，豈不悖哉。（悖，謬也）……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肢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澹者，未之聞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功焉，故五穀得遂長。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

所謂無爲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

細讀上段，則淮南子之「無爲」主義，非真無爲明矣。然則果何如乎？原道訓曰：

禽獸有芄，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高，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穢裘，于越生葛絺；各生所急，以備燥溼，各因所處，以禦寒暑；并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原道訓

此謂順天地之自然，即可以無爲而無不爲矣。●原道訓曰：

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爲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爲教；是

故善治者，政命悉因於民，而天下樂之。

又曰：

九疑之南，陸爭寡而水事衆；於是民人披髮文身以像鱗虫；短絙不袴，以便涉游；短袂瓊卷，以便刺舟；因之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

精神訓曰：

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

倣真訓曰：

故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情；其舉錯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也。

細味上四段之意，以「自然」爲體，以「貴因」爲用。夫人力有限，

將以禁姦除惡，徒愈滋亂；何若因民利之所在，而設政施令，則漠然無爲而無不爲矣。

淮南子以「無爲」之治，既貴順自然，因民性，尤須適宜；宜則上無爲而民自服。故曰：

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人以其所願於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於上，誰弗喜。繆稱訓

淮南子以爲對於民事，苟能因地制宜，則民歸之若鶩。故曰：

其導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皋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

聽從者衆●齊俗訓

由上各段觀之，則淮南子之「無爲」主義：順天地之自然，因民性而利導之，使各得其宜；苟一加人爲，即不啻代大匠斲，鮮有不傷其手者矣。其言「無治」之效曰：

「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澹。」

「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

達「無治」之極軌，則可反于上古「醇醇」「缺缺」之態：

古之人同氣於天地，與一世而優游；當此之時，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禮義廉恥不設，毀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相侵欺，暴虛，猶在於混冥之中。

此淮南子理想之政治，欲反民於混冥之中；廢棄慶賀，刑罰，禮義等

「有爲」之治，純任自然。

第二節 法治主義

吾人欲明淮南子之法治主義，須先明法家與道家契合之點，否則多見其矛盾，未有不生怪詭者也。淮南子書中，主張法治者最多；蓋道法二家，未流合一，事實昭然也。夫以尊自由宗虛無之道家，與主干涉綜覈名實之法家，其精神若絕不相容，何故能結合以冶諸一爐耶？蓋兩家有一共同之立腳點，曰：「機械的人生觀。」道家認宇宙爲現成的，宇宙之自然法，當然亦爲現成的；人類則與萬物等夷，同受治於此種一定的因果律之下；其結果必與法家所謂法治思想相契合而冶爲一，有固然也。

慎子爲法家開宗之人，殆學者所同認。其言曰：

「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其意蓋謂「建己用知」者，恃人類主觀之智能，其勢必有所窮，而且決不能正確。故必「棄知去己」，尊尙客觀的無治之物，然後其用不匱。此義云何？

慎子曰：

「措鈞石，使禹察之，弗能識也。懸於權衡，則釐髮識矣。鈞石權衡，皆「無知之物」，而其效力能比聖治之禹尤強；此即物治主義之根本精神也。其應用於政治，舍人而取法，故慎子又曰：

「有權衡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長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僞。」

此種機械觀之論理，與道家精神一貫，明乎此義，然後乃知老子所謂「無爲而無不爲」者作何解。夫權衡尺寸固常無爲也，而常無不爲也；今其「人」既無爲，何以能無不爲；既無不爲，何以復謂之無爲；道法兩家溝通之脈絡卽在此，淮南子曰：

今乎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爲秦楚變節，不爲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同型）之，萬世傳之，而以無爲爲之。

蓋法定而後能「無爲而無不爲」，淮南子達於道家言，而治術兼尙任法，蓋以此也。試讀管子之言曰：

「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也。」

夫以物爲法，乃可以「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老子曰：「善者

困之。『彼宗以此爲困之極則，謂必如此乃可以「無爲。」』故曰：

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

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尹文子

法家以爲欲使道家無私無欲之理論，現於實際，舍任法末由。●故法家實即以道家之人生觀爲其人生觀，淮南子生於法家昌盛之後，自然受其影響，欲實現其「無爲之治，」必兼採法家。●其言法之意義曰：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主術訓

論立法之原理曰：

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於人心，治之要也。●主術訓

此頗與近世平民政治立法之原則相合。

論法之重要曰：

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主術訓

其意謂法者國之本也，無法則國雖未亡，亦可謂之亡。以法之有無，定國之存亡，其關係之重爲何如乎。

夫法既爲天下之度量，則人君亦不能違法自恣，故曰：

法者，非天墜地生，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主術訓

又曰：

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爲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

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禁勝於身，不敢自犯禁也。

）則令行於民矣。●主術訓

是人主不惟不能違法，其遵法之責任，更嚴於平民。●須先自爲檢式儀表，以身作則；彼暴君之弁法亂行者，大失斯旨矣。●或謂立法權不能正本清源，乃法家之缺點，君主能立法，亦能廢法，必法立於民始無弊。●詎知以近世民權時代，立法權猶不能全屬於民，而責之古人，亦不諳時勢之甚矣。●

淮南子言法之好處，尤在能因時變法，不拘拘於古。●蓋人類自由意志之發動，日新而無朕，時勢之變遷亦無常，欲以一成不變之法，永永範圍人心，適應時勢，亦大難事。●故曰：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遽契舟

梘，暮薄而求之，其亦不知物類之甚矣。隨一隅之跡，而不

知天地以遊，惑莫大焉。說林訓

以一世之度制天下，其愚乃至是。故法貴乎適應當時此地之環境，不必拘拘循古也。淮南子曰：

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不法其已成之法，而

法其所以爲法。齊俗訓

又曰：

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

氾論訓

觀乎此，則法非一定不移，要在體立法之本意，因時與地，斟酌而變更之，俾有益於國計民生。蓋變法非得已也，有所圖耳，所圖維何？

淮南子曰：

聖人事窮而更爲，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

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秦族訓

是變法，圖治也，彼藉口以廢法而營私者，罪何可道乎。

第三節 人治主義——即禮治或德治主義

「法治」與「無治」，互相表裏；其利固多，其弊亦不少。法家以權衡尺寸喻法，而以被量度之物，喻被治之人；彼忘却被量度之物不能自動，而被治之人能自動也。使吾儕方以尺量布，而其布忽能自伸自縮，則吾尺將無所施；夫人正猶是也。故儒家非之曰：

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爲信也；……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鈎者，所以爲公也；……乘是而後徇。衡石稱懸者

，（同懸）所以爲平也；……乘是而後險……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原清則流清，源濁而流濁。荀子君道篇

又曰：

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漢書董仲舒傳

此將法家之機械主義，辭而闢之，可謂一語破的。法家等人於機械，故謂以「械數」的法馭之，則如物之無遁形；曾不思人固與物異其情也。故荀子又曰：

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君道篇

又曰：

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

●王制

觀乎此，則人治勝於法治，昭昭然矣。我國未嘗無憲法，其政象何如？苟政治習慣不養成，政治道德不確立，雖有冠冕世界之良憲法，猶廢紙耳。荀子曰：「有治人，無治法。」斯之謂矣。

（參考梁任公中國先秦政治思想史）

淮南子既言「無治」「法治」，亦重「人治」。蓋值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之時；受於儒者實深，確信人治之美，其言曰：

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

夫以賢人繫國之存亡，可謂巨矣。

又曰：

古時聖人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餘，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怨，死者不憾，天下和洽，人得其願。●本經訓

聖人在上而天下治，在德不在法明矣。●故曰：

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惟心行者乎；法度刑罰，何足以禦之也。●

淮南子以任法不足以圖治：

『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

『若不修其風俗，而縱其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

任法既不足以圖治，惟一仁者在高位，而民自化。主術訓曰：

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上下利，羣臣親，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羣臣怨，百姓亂；故一舉而不當，終身傷；得失之道，權要在主。是故繼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以修者然也，故人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姦人伏慝；人主不正，則邪人得志，忠者隱蔽矣。

此段之意，謂得人則國治，失人則國亂；上有英君，則賢人出，姦人匿，而民自治，儒家所謂「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淮南所謂「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夫在上位之人，何其關於治道之深耶？主術訓曰：

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多爭。

繆稱訓曰：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禪於家國，而天下從風。

在上位者之與民，其感應如此其切；然賢人不世出，故法家對於「人治」，「極力攻擊，以爲「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其言曰：

若使遭賢則治，遭愚則亂；則治亂係於賢愚，不係於禮樂；是故聖人之術，與聖主而俱沒；治世之法，遠易世而莫用；則亂多而治寡。

尹文子

又曰：

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者

亦不爲桀紂；抱法則治，背法則亂；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

千世治而一亂也。●韓非子 難勢篇

儒法紛紛於人治法治之爭，而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實則俱不能有
利而無弊，（參觀本章第二第三兩節）淮南子其亦審之熟而知之深矣。
故既言「人治」，復言法治；既言法治，復非法治：

「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楊墨申商之於法治也，猶蓋之無一椽，而輪之無一幅；有之可與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

● 傲真訓

「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爲治也：桴拔其根，蕪棄其本，而不窮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鑿五刑爲刻削，乃背道德之本，」

而爭於錐刀之末，斬百姓殫盡大半，而忻忻然常自以爲治，是猶抱薪而救火，鑿竇而出水』●覽冥訓

既言人治，復力詈仁義：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樂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爲禮者，恭敬而伎；（害也）爲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構而多責。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義飾則生僞惡之本』●齊俗訓

「孔孟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儻。

身猶不能行也，而況所教乎，是何則，其道外也。」精神訓

其言似不免矛盾之誚，漢書謂「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淮南殆雜家之流歟。

第四節 改進主義

淮南子之改進主義，不拘於古，不倖於今，因時爲治，打破「非先王之法行不敢行」之謬論。其膽識之超卓，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洵足稱也，其言曰：

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爲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

事，不必循舊。

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

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汜論訓

此與易傳「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大學「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義適合。

淮南言循古之弊曰：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遽契其舟楫；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夫隨一隅之跡，而不

知因天地以遊，惑莫大焉。說林訓

蓋爲政而不知通變之道，則不足言改進；改進在乎變古，變古所以適今也；明改進之旨，則政治常進步。

第五節 足民

國以民爲本，民足國孰與不足；故立國之道，首在足民。秦族訓曰：爲治之本，在於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

蓋足用則禮讓興焉，不足用則爭亂起焉，故曰：

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取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取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弗能禁也。

此與管子「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之義，若合符節。蓋人之碌碌求利者，爲衣食計也；衣食何由而足，則人民各務耕織，故曰：

耕之爲事也勞，織之爲事也擾；勞擾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

若人民不務耕織，則：

農事廢，女工傷，則饑之本，而寒之源也。夫饑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未之聞也。齊備訓

民用既足，猶恐天災流行，罹民於饑寒，主術訓曰：

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九年耕而有三年之蓄，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涿旱災害之殃民，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懈怠；無三年之蓄，謂之窮乏。

此種儲蓄方法，苟能實行，則歲凶而民不致有凍餒之虞。惜乎淮南此

言之不果用也。

第六節 用兵

兵凶戰危，不可不慎，淮南子對於用兵，有三種見解……

(一)不得已而用兵 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則必爭，爭則亂，非兵不足以戡亂。故曰：

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不瞻則爭，爭則強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故剗革而爲甲，燂鐵而爲刃，貪味饕餮之人，殘賊天下，萬人搔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爲清，以危爲寧。

聖人討強暴，平禍亂，非用兵不能辦。故兵者聖人所賴以討暴平亂者

也。兵略訓曰：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之廣，而貪金玉之略，……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

(一) 伐不義而用兵 國有叛逆，則國莫寧，非兵不足以討不義；討不義，所以保國之一統也；若任叛逆者爲不義，則國必四分五裂，擾攘無寧日矣。故曰：

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乃舉民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卜其子孫以代之。

若貪地自私，窮兵黷武，乃淮南所深忌而痛詈者也，故曰：

晚世務廣地侵壤，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僇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器；血流千里，暴骸滿野，以贍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由生也；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爲暴也。

又曰：

夫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身戰者，不能立其功。

（三）用兵貴先有德 兵凶器也，無德而用兵，則國必亡，故道應訓

曰：

數敗則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

惟先有德而用兵，則人皆歸之，兵略訓曰：

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百姓開門而待之，
漸米而儲之，惟恐其不來也。

又曰：

「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羣
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
四方懷其德，修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搃而
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

若夫

地廣民衆，主賢將忠，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軍相
當，鼓箠相望，未至兵交刃接而敵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

兵略訓

此則兵強將勇，先聲奪敵人之魄，不待交綏而已奔北，淮南猶以爲用兵之次，蓋以德爲貴也。至於

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正之變，察行陳解贖之數

維抱繕而鼓之，白刃合，流失接，涉血屬腸，輿死扶傷，流

血千里，暴骸盈場，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也。

此則實行交戰之慘况，淮南以爲用兵之下者。今美兩歐風，戰雲沈鬱，將來之慘劇，正難懸料。嗚呼！並淮南所謂用兵之次，亦無人理會，可哀也已！

第二章 人生哲學

淮南子哲學之根本思想，既本老莊之旨，其人生觀亦守「自然」「無

爲「無欲」，以心爲主體；一切死生，禍福，是非，毀譽；均非所計，今詳論之。

第一節 唯心論

淮南子曰：

心者形之主也，精神訓

心何以爲形之主，則因：

以中制外，百事不廢。原道訓

心治則百節皆安，心勞則百節皆擾。

夫心擾而百節皆擾，心爲形主明矣，故又曰：

以神爲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爲制者，神從而害。原道訓

心既足以制形，則心樂始爲真樂，若孜孜於物慾之樂，是以形爲制

「神從而害。」不過水月鏡花，轉眼成空，故曰：

夫建鐘鼓，列管絃，席旃茵，傳旒象；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齊靡曼之色，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強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爲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

轉而相生，精神亂營不得須臾平。

精神訓

淮南子之所謂樂；在內而不在外，以精神而不以物質，其視富貴貧賤，更無足介矣。故曰：

不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

又曰：

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

淮南子既弁富貴若鴻毛，專爲內心之修養，對於死生利害無所顧忌，

慨然曰：

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勸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之大，易斛之一毛，無所槩於志也。

然則人生眞樂，果何在乎？淮南子釋之曰：

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末世有勢爲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賢亡乎治人，而在於得道；樂亡乎富貴，而在於德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爲樂，不以廉爲悲。……

……萬方消搖百變而不定，吾獨慨慷遺物而與道同，是故有以自得者也。

此種唯心論，完全撇却物質的快樂，而追尋精神的快樂；離開外生活，以完成內生活；乃道家最大特色，至淮南子更闡發盡致也。

第二節 死生論

淮南子看死生最輕，以爲此乃生物自然變化之理，故曰：

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精神訓

天者自然之意，行是流行，天行者，自然之流行也。物是物質，化是變化，物化乃物質上之變化。死生既爲生物自然之變化，何可逃又何所懼耶。

夫生若大夢，死若休息；生無所謂樂，死無所謂苦；「死之與生一體

也，（精神訓）何所容心於其間哉。淮南論之甚詳，摘錄以見一斑；

『夫造化者既以我爲坯矣，將無所違之矣。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不疆求已；（已，止也。言不惡生也。）其殺我也，不疆求止；（言不畏死。）欲生而不事，憎死而不辭，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精神訓

『生寄也，死歸也。』精神訓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譬若夢爲鳥則飛於天，夢爲魚則沒於淵；方其夢也，不知其爲夢也，今將有大覺，然後知今此之爲大夢也；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焉知死之不樂也？」俶真訓

觀上數段所言，則生死爲自然明矣。生死既爲自然，何必戀生，亦何必畏死，故曰：

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

第三節 禍福論

老子曰：「福兮禍所依，禍兮福所伏，」禍福無常，焉知福之非禍，又焉知禍之非福，淮南子曰：

福之爲禍，禍之爲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人間訓

又曰：

利則爲害始，福則爲禍先。

又曰：

惟不求福者爲無禍。

數段與老子之言，互相印證，互相發明。蓋禍福本有自然之數，其來也莫測；不可以福喜，不可以禍悲；喜福所以招禍，悲禍徒以傷身。

「禍之至也，非其求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

所成，故通而不矜。知禍福之至，不在於己也。」詮言訓

淮南子既言禍福非求所生，又言「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人間訓）前後難免矛盾之詭。但細加推

究，淮南一方面以嗜欲者流：『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必『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禍乃不滋。』蓋本儒家『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之意，以爲『衆人皆利利病病，惟聖人能知病之爲病。』所以生福而成禍，皆衆人自爲之，淮南特表出之，以警人之耽於物欲，而昧於禍福者。一方面又因世俗之人：『福至則喜，禍至則怖，神勞於謀，智遽於事。』能明乎禍福無常之理，則行天地之自然，盡己以聽禍福之自至，蓋『君子爲善，不能使福必來；不爲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乏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內修極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此完全道家思想也。

第四節 是非論

是非之不明也久矣！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天下寧復有真是非。其原因淮南論之甚詳，摘記如下：

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施微曲也），去忤於心者也。

其眼光之銳，直將人心弱點，盡情發露，無可遁匿。但此種「合己」之是，與「忤心」之非，非真是非。蓋「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精神訓）「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此之謂一是一非。」（精神訓）故是非亦難擇矣！「今吾欲擇

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蓋人心不同，是非亦各異，是非愈講而僞愈滋，天下之大惡，皆起于爭是非矣！故曰：

是非形則百姓眩矣。』

然則天下果無真是非乎，是又不然，淮南子曰：

至是之是非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

此似覺籠統，試問孰者爲「至是之是」？孰者爲「至非之非」？淮南子並未解答也。但其言亦有真理存焉：曠觀往古，遍察來今，是非本無定；過去之所謂「是」，「現在或以爲「非」，「忠君之說是也；此地之所謂「是」，「彼處或以爲非，中國一夫多妻，歐西一夫一妻是也。「是非」隨時隨地而轉移，亞里斯多德言「類」，「達爾文出而類之」

是「破矣」哥倫布航海歸，而天圓地方之說破矣；一地有一地之是非，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是非，是非之不同，乃社會進步之原因也。

第五節 毀譽論

天下無真是非，即無眞毀譽。顯達則人譽之，窮蹇則人毀之，故曰：

毀譽之於己，就蚊蚋之一過也。俶眞訓

視毀譽如蚊蚋之一過，是何等胸襟。常人每以毀譽定是非；被譽則喜，被毀則憤；喜則驕，驕則敗；憤則勵，勵則成。故曰：

或譽之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之而乃以成之。

蓋惟至人能看破毀譽，若常人寧受毀，受譽滋禍，天下多好譽者，即多善媚者。好譽者多而禍發，善媚者多而節義掃地矣。不打破毀譽，不足以濟天下之溺。

第三章 倫理學

本章所講「攝生」「立身」「處世」「恕」四端，原歸人生哲學。茲特詳加分析，另闢倫理學一章，以清眉目而便敘述。

第一節 攝生

淮南子攝生主旨，純本老氏蹈虛守靜，淡泊寡欲。一曰守性，二曰制慾，茲分述之：

(一) 守性 淮南子以爲人性本靜，受感而動，動則害滋生焉，故曰：

清靜恬愉，人之性也，人間訓

又曰：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

知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原道訓

喜怒哀樂，亦能害性，不可不慎，故曰：

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則樂；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舞斯節，節禽獸跳矣。人之性，心有憂傷則悲，悲則哀，哀斯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靜。人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血充，血充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憾矣。本經訓

淮南子以爲守性則牛攝，人間至善之鵠，不外率其清淨之本性，故曰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

後貴義・齊俗訓

(二)制慾 「慾」能害性，縱之則性不能守，淮南子曰：

人之性無邪，久滂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故日日欲明，浮雲蔽之；河水欲清，沙壤穢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

此以人性本善，遷於習染而不自知。必省克制慾，庶不失其本性也。蓋除慾制情，抱朴懷素，舉一切形色之相，榮利之事，不足動其心，蕩其性，則長生之道得矣，淮南子曰：

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爲

者，則所以修得生也。俞樾云，修得生，本作得修生，得修生者，得長生也。精神訓

其言縱慾之害曰：

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聘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聘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

然則慾何從制？曰：以心役物，而不役於物，故淮子曰：

以己爲度，不隨物而動。精神訓

第二節 立身

淮南子論立身；消極方面，則宗老氏之不爭主義；積極方面，則重積

善

(一)不爭 老子之不爭主義，與淮南子略有差別；

老子含有進取的意味，淮南子含有退守的意味，試比較下列引證即明，老子曰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以
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勝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
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淮南子曰：

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

原道訓

智不足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

憂，得之不喜。詮言訓

胡適謂「只有消極的軟工夫，可以抵禦強暴。狂風吹不斷柳絲，齒落而舌長存；最柔弱的水，可以衝開山石，鑿成江河，人類交際，也是如此。：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都是天道之自然」。老子的不爭主義；蓋以柔弱勝剛強，以退守爲進取。淮南子雖本老子之旨，「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與老子」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相同。然大要係安分退守。其長也，可以增人類之同情心，造成人類和平之幸福。其短也事事退步，養成怯懦之習；拘拘自守，不能爲國家謀治安，爲人類造幸福；碌碌做一謹愿的好百姓，無益於人，無損於人，其與世界關係絕少也。但不爭則禍殃不

及於身，亦未可厚非。

(二) 積善 淮南子對於做人，頗重積善，其言曰：

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主術

又曰：

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

但吾人之力量薄弱，雖有行善之心，不能於短期間達到圓滿地位，不可因而自阻，日積月累，必有可觀，故曰：

君子不謂小善之不足爲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爲大善。

淮南子更進一步曰：

不謂小不善爲無傷也而爲之，小不善積而爲大不善。

然則積善果何益？淮南子曰：

善積則功成。主術

第二節 處世

淮南子宗老氏「蹈虛守靜」之旨，處世以慕名爲戒，韜晦爲美，故曰

欲尸名者必爲善，欲爲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貨

數而任己。

王引之曰：「貨爲背字之誤也，背數而任己，謂背自然之數，而任一己之私。」

欲見譽於爲善，

而立名以爲質，

王念孫曰：「質當爲質。」

則質不修故，而爭不須時。治不

修故則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妄

發而邀當，妄爲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事之敗也

，不足以斃身。

王念孫曰：「不字涉上文而衍，此言功成則不足以償其責，事敗則適足以斃其身也。」

詮言訓

夫尸名之害，『功成不足以償責，事敗適足以斃身』。若不韜歛其美

，則必遭妒而禍其身，故淮南子曰：

山有金，反自刻；本生蠶，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說林

又曰：

羽翼美者傷骨骸，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

詮言訓

第四節 恕

淮南子言恕，本於儒家。昔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孔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梁任公曰：『於文，如心爲恕，推己度人之謂也』。蓋如吾心以度彼而勿施焉。即謂之恕，淮南子曰：

人以其所願于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

其上，誰弗喜。繆稱訓

此與儒者『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之旨相合。

又曰：

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

又曰：

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如求諸己。

此種自責之精神，純根於儒家。

第四章 教育哲學

教育者，國之命脈也。增進文明，改造社會，何莫由斯道。蓋人鮮生而知之者，必待學而後知：

夫純駒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加之砥礪，磨之鋒剝，則水斷龍舟，陸刺犀角。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鬚眉微毫，可得而察。夫學亦人之砥礪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者過也。

人之所以能宰制禽獸，傑出萬類者，以有才智也。苟無才智，則與禽獸奚擇：

夫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攬肆，蛆行蟻動之虫；喜而合，怒而鬪，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強，不免制於人者，智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

天下中智多，上智少，上智不待教，下移不能教，中智則全賴教育，以陶鑄其才智，故曰：

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于道者；堯舜文王也。沉湎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諭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嚙朕哆嘴，蓬蔭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爲美者；嫫母眊惟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諭之所論也，而芳澤之所施。

淮南子言教育，首重發展個性，故曰：

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認，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能，故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足。

又曰：

因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

淮南子謂人之知識，多由環境改變，窮居僻壤，孤陋獨處，則學不能成，故曰：

今使人生於僻壤之國，長於窮閭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獨守專室而不出門，使其性雖不愚，然其所知者必寡矣。

第五章 宇宙論

淮南子之宇宙觀，本於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謂宇宙進化，由簡趨繁，由渾而析：

「道規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爲陰陽；陰陽合而萬物生，

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文訓

「天一，地二，人三，三三九，九九八十一」•墜形訓

其言宇宙發生之始，與近代科學家暗合，如：

天墜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瀾瀾，故曰大昭。道始於虛廓，虛廓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墜垠，清陽者薄靡而爲天，重濁者凝滯而爲地。

……所謂有始者；繁憤未發，萌兆牙蘖，未有形埒垠堦，無無頓頓，將欲生興而未成物類。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氣始下，地氣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於宇宙之間，被德含和，繽紛龍荏，欲與物接而未成朕兆。

近代天文學家，謂天地之始，渾成一氣，是日瓦斯，其熱如灼，中具愛力，能相吸引，同者引而合之，異者排而斥之；周轉運行而成球，由氣變凝，由凝變固。淮南子於千年前，即有此說，亦足稱焉。但際

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之時，先秦學者研究學術之風已滅。淮南子雖知宇宙生成之理，而補天射日，荒誕不經之談，猶不免焉，覽冥訓曰：

……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鬻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

本經訓曰：

逮堯之時，十日並出，焦木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瘳

齧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齧齒於疇華之

野。殺九嬰水火之怪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

日，十日並出，爲人害者而下殺瘳。瘳

此種謬說，不值一噓。而淮南津津道之，殆由於迷信歟。至於天圓地

方天文訓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之論，近數世紀始見其謬，又豈能獨責淮南哉。

第六章 結論

淮南子宗老莊，以「自然」「無爲」「無欲」爲主旨，雜採百家。包羅雖富，惜多因襲舊說，鮮有創見。間有獨到之處，如下：

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强，無以養生；其織不强，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

此種平均勞苦，平均享受之經濟學說。大有今社會主義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之色彩。淮南發明之於千年前，西人不能專美矣。

次則：

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爲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之。爲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絕國殊俗，僻遠幽閒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地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寒食饑，養老弱而息勞倦也。

論立君設官，純乎爲民，處專制時代，而有此見解，眼光直射千載後，其膽識洵可敬佩。

淮南子生際漢世，沐百家之餘風；其言國家治忽興廢之故，萬物生滅

凝散之理；明而冠裳禮樂典章文物之紛披，幽而鬼怪神奇俳優方技之雜出，下暨昆虫飛走之情狀，龜魚草木異寶奇卉之名彙，兼綜並苞；其文則磅礴鬱積，氣勢浩瀚；奔放似莊孟，雄健似國策，洵哉，一代之鉅製也。●獨依人籬牆，不能陶鑄先秦諸子，自成一派。在文學上之價值雖優，而思想上之價值極微，惜哉！